



# 故乡水

黎盛勇

我故乡的水，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的一份子。

我故乡的水好。先八卦一个发生在十年前的真实故事。那一年，我在家休假陪母亲。一个卖韩国产净水器的推销员到家。看那人还不是耍嘴皮子的样子，就和他搭上了。他手里拿着一只据他说是能检测水含有益矿物质和酸碱度的仪器，也有PH试纸。说若用他卖的净水器，就可以天天喝到弱碱性的矿泉水。他让我舀了一杯我家老井的水，然后我又去买来一瓶杂牌矿泉水，和他机器净化的水现场比较试验。矿泉水指标是20，他的净水器制出的水是80，我家井水指数是170。他感到很奇怪！我又带他去门前的秋河里取水测试，是140。他说：最高级的水，指标是200左右。最后他说：我这生意不用做了，干脆回去说服老板，来你们这里投资瓶装你们的河水卖呀。

故事没有下文。之后，我说服了一位本地的老板到我们村投资。我告诉他村里最大的优势是一河好水。但几年来，人家在种植富硒百合和辛夷花，也许有其他原因，还没有考虑到作水的文章。

村东南一面扇形的秋山，是一道天然的分水岭。整个山区，过去没有公路交通，原始森林反得以很好地保留了下来。茂密的林子，孕育着树枝丫形的秋河三源头。源头之一是居中的桐麻河。发源于秋山正南。泉眼在山腰一个叫“灰弯”常年云雾缭绕的沼泽地，我们地方叫“烂泥糊”的。好心的邻居老人官二爷听说我要去探烂泥糊的泉眼，急忙到我家来带着神秘感说：“我喜欢你，才给你交个底，那个地方，你一个人最好莫去。大集体时候，我在上面招呼药材场，有一天走到那儿，罩子（雾）朦着，看不清路，双脚陷进去了，半天拔不出来，差点把人急死了，里面是无底洞，水是热的。”沼泽以下的水，曲折折流过山前的小村，河道差不多二十里。这桐麻河是以树得名。桐麻树高高大大，绿皮，学名叫楸树。我们叫青楸皮。开黄蕊小白花，皮纤维长，过去是打大纤维的材料。自小桃园上下到垮石岩一段十来里，两边阴深的峡谷里，多的是这种树。河以树名，不知起于何时，当是很自然的事情。

源头之二，在山西南边半天云之上的青龙沟。半天云上，是块平地，原来是省里建的一个中药材基地。土地到户以后，慢慢就荒废了。半天云以下，有一段二里多路长的跌水瀑布，叫“娃娃鱼潭”。多的是娃娃鱼（大鲵）。潭以下的河，名字有点恐怖，叫野猪窟。顾名思义，过去是多野猪的地方。就是今天，野猪也还是多。

源头之三，在山东边秋山阴坡渝陕古盐道上一个叫九拐子的地方。泉眼只有拳头大，是过去挑夫们歇脚喝水的地

方。泉水流过古锅场，叫四道河。在蜂包山下与桐麻河先行汇合了。流到拖板坡脚下的香磨碓，才与野猪圈的水汇合，成为秋河。在两河交汇处，明显感觉到，桐麻河水是热的，野猪圈里出来的水是凉的。秋河流过我的小村，灌溉了村里一河两岸的八百亩稻田后，又有松杉河汇入，流过八里关，就改易了名字了。

扶贫搬迁后，源头的山里几乎没有了人户。没有人，也就没有了人为的污染。这一河好水，现在国家已经一路树起了告示标牌，有河长负责，保护了起来。它日夜不息地，静静地流向首都的方向。

“春到陕南风光美，巴山上流下桃花水。一道道流水一声声笑，紫燕绕着浪花飞。”

这是我们陕西著名歌词作家党永庵先生早年写的一首歌词前面的几句。

有一年，我在我的家乡接待了这位词人。他看到我故乡的河，赞不绝口，爱恋之情溢于言表。当我清唱了我们地方一位曲作者根据他的词写的歌。他更加激动了。说旋律写得真好听，写出了这河水的美！

清明时节，故乡多雨。小河大河，都是满涨桃花水的时候。秋河里的桃花水，绸缎一般，涓涓流淌，碧波涟涟，一尘不染。

秋山的岩石，都不太硬，行话叫：低钙。是地质学上称之为“发育不成熟”的岩体。故秋山源头的峡谷——比如棺材峡——就给亿万年的雨水冲刷切割得比较深，几乎深到了山根。人们对这个深度的直观认识，是明显感觉到桐麻河及另外两条河，上下的落差都不大。就是在静夜里听，流水声也不甚响亮。

山林的植被又好，含水量多，林中也就多泉水。经树根、草根过滤出来的山泉，就干净。半山腰里，泉水很多，叫凉水井的地方很多。河床又都是金石为底的，一年四季里，没有可能汇入什么泥沙。

斜风细雨，汤汤水流。村中间S形流过的河上，总一位身披蓑衣，头戴斗笠，不停挥舞钓竿的钓叟。他有着银白山羊长须。人称“邹胡子”。他走路的样子有点跛，那是一腿年轻时受过伤的。他站在河边或者水中的沙洲上，不慌不忙地在钓钩上安装鱼虫，稳稳妥妥地挥杆抛勾入水，不紧不慢地挑杆舞线。一尾尾银光闪烁，疾速摆动着尾巴的鱼，准确地给飘移到他挎在胸前大大的一个篾竹筐里……钓鱼，用网打鱼，是邹胡子老头谋生的职业。

晴天，胡子老头钓鱼的时候，我们一群小孩子会尾随其后，但绝不允许你超前。我们帮他逮鱼虫子——这逮鱼虫子，是在浅水的地方，随便翻开一块石片。石头的背面，蛛丝样的线粘连着一团小石块或者沙粒。里面一定有一条

漆黑头、深黑黄色身子，如细鞋带一般粗的虫子。而这虫子的头，也如同鞋带的扎头一般是胶质的。若是他用网打鱼，鱼受到惊吓后会顾头不顾尾的躲起来。这时候，我们尾随在他后面摸鱼，效果会更好。常用网打鱼的，还有一位瘦高个儿，目光炯炯的老人，人叫他“潘长子”。

关于故乡的河，胡子老人在河里的钓鱼的情景，是我记忆里经常浮现的画面之一。当然，伴随着再见的，还有河水中成群结队的各色游鱼……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整个夏天里，我上学之外的主要活动，差不多就是下到河里去摸鱼。那时候，在同伴中，我是公认的摸鱼的好手。比较得意的是，我摸到鱼的数量，总是要比别人多一些。一个下午，可以柳条提回沉甸甸的一大串。而多得自己都提不动的时候，是常有事情。

“菜籽开花鱼张口”。夏初水还冷的时候，我也钓鱼。记得钓鱼的口诀是：“早上钓潭头，中午钓花水，晚上钓潭尾。”

我们还有一种有趣的玩法。晴天的傍晚，我们几个小伙伴各自为阵，在潭尾的浅水细沙间刨沙围起一个比筛子大些的圆池子。在对潭水深的一方，留下一个缺口，备用一块在岸边扒下的草皮在缺口边。自己则在河边埋伏着。只一会儿，一群桃花鱼就相互追逐着摇摇摆摆地进池子了。只要猫腰，迅速扑过去，用草皮堵住缺口，得到的就是好几尾漂亮的鱼。

那时候，秋河里的鱼真是多啊。不要说大河里，就是岔溪小沟，堰渠里，稻田里，哪儿哪儿都有鱼。而这些地方活动的鱼，嫌有泥水，我们摸鱼的人是瞧不上眼的。

“逮鱼摸虾，失误庄稼”。父亲经常拿这句话告诫我。这话是说摸鱼属于游手好闲之事，是不能够提倡的。为此，我摸回鱼了，便悄悄放在厨房案子上，就溜之大吉了。而那些鱼，又总是父亲亲手解剖了在铁锅里小火烘干的。感觉着，这又是对我摸鱼活动变相的默许了。记得有一回，母亲已经开始做晚饭了，父亲从离家老远的他教书的学校回家。我跑步下河，一会儿就摸回一串钱鱼。这餐晚饭，就多了一道母亲最拿手、也是父亲爱吃的好菜。

我是个除写字之外地道的左撇子，后来知道，左手接受大脑指令的速度快于右手。我想，我摸鱼的水平，或许和这个生理优势有点关系呢。

不夸张地说，我熟知故乡河里每块石头下面鱼藏身的窝的底细，以及不同流速的水下石头里可能躲着何种的鱼。

比较风光的一次收获，是在一个大的龟形石头里，我摸到一洞钱鱼。我手指头感触到的鱼，数也数不清，应该有几十条之多。我一只手伸进洞里，持续

了很长的时间。到最后，鱼跑掉了，我只摸到了七尾。而这七尾鱼，该有市斤的三斤多重，穿成一长串，我很费了一番力气才辗转提回家。那时候，我可能是十一二岁的年纪。

故乡河里，鱼的种类多，也很肥。银白的白巴子。红一道蓝一道白一道紫一道，是红翅膀。粉红色的，是桃花子。泥黄色的黄锚钉。背黑黄色的钱鱼。还有不回的游的土鱼，其貌不扬的麻鱼，呆在沙里一动不动笨死的沙古愣……岸边的人家，钓鱼、网打鱼、摸鱼、砸鱼、用石头围一个倒“人”形栏，压一葫芦形的篾笼子，直接安置在河中接鱼。

吃鱼，自然是我们地方人家的家常菜了。

我父亲自称胃口浅，也有胃病。吃东西，一向是比较挑剔的。河鱼之外，别样作法的鱼，他皆不会动筷子。毫不夸张地说，他吃鱼，就只吃我母亲做的这一种。

母亲说，我外公就是钓鱼的高手。家里种着靠河边上三舅妈娘家的课田。外公歇晌的时候，只在长潭上下打几网鱼，回家就是满满一竹笆。母亲作鱼的手艺，是从小跟外婆学的。

四棱杆的藿香，开紫花，是消食、解暑、解毒的一位好药草。我们家乡人家的房前屋后，是那种有几苑藿香的。人们种这个，一般又不是为了做药方的，是襄菜用的。

人的记忆力，印象最深刻的某道菜味，其实，就是浓得化不开、又挥之不去的乡愁。

母亲做菜的手艺，我的几个姐妹基本都学会了。她们在吸收了时下新的烹调方法后，在有些方面，甚至比母亲的厨艺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但是，有一道菜，多年来，在她们几家，都特别留意品尝过。味道，还是母亲做的好。这菜，就是我父亲爱吃的我们地方特有的酸辣未烩小河鱼。

我猜想：受到鸟类捕鱼食的启示，人类——当然，不同地域环境的条件不同，存在的物种也就不同了——比如在一个像我故乡一样有河、小溪适合狩猎和农耕的环境里，人们最方便捕捉到的动物，一定就是小鱼了。

河鱼半尺长，一小抻长的，解剖洗净，少油煎干，但不宜过干。泡菜几种，但须有辣椒，皆切成碎末，宜细不宜粗。鲜葱末量要多，外加姜蒜末等。先将配料炒熟，取炕干的鱼加水少许，闷少顷。再加入预先炒好的配料，拌和好再闷少顷。起锅前加入适量切碎的鲜香葱叶。

这菜味道丰富，营养自然也不错。鲜香葱叶，更平添独特风味。拌和着吃米饭，那才叫一个香啊。

被呵护起来的故乡的河，又加之有了禁捕令，一年二年，鱼一定会又多起来的……

水泉坪这个地名，一听就给人一种湿漉漉的感觉——有山、有泉、有坪、有花、有草、有肥田沃土、有四季稻黍。这地名本身带着诗意、带着现代人渴望的慢生活的韵律。所以，在春风浩荡的人间三月天，当单位准备组织作家艺术家赴水泉坪采风时，我一听到消息，心里就泛起了清泉一般湿润的感觉。

也是天缘凑巧。恰恰在我们到达水泉坪的时候，春雨潇潇，整个水泉坪都笼罩在湿漉漉的水汽之中。那近千亩辽阔的油菜花海，每一个花朵上都是露珠滚滚，所谓“梨花一枝春带雨”，这带着春雨的油菜花海，有种摄人魂魄的娇艳；更有那水雾中摇曳的依依杨柳，就像刚洗过的美女秀发般诱人；百年老银杏的树干墨一般黑，树梢的鹅黄色叶片像猎猎旗帜，将春天的讯息向空中抛撒；樱花、杏花、杏花已经谢了，但绿宝石般的小小果儿挂满枝头，婴儿似的令人心生感动；水泉河两岸人家的白色小洋楼就像水墨画中的点染，让人心生住下来不走了的念头。

雨中的水泉坪，美得让人忍不住忘情欢呼：哦，水泉坪，你真是太美了！

是的，三月的水泉坪春意盎然，莺飞草长，是童话、是世外桃源，是心灵的浴场，是大自然的教堂！我们来这里采自然之风，听春天之声，聚浩然之气，养博大胸襟！

水泉坪藏在莽莽苍苍的秦岭深处，罗家山、八龙山、王莽山和刘秀山四面环绕，隶属旬阳市仁河口镇。因为它是海拔近千米的高山之巔上的小平原，且有蜿蜒曲折、清澈见底的水泉河流经其间，四季如春、稻黍丰饶，水肥草美，关键是山道遥远，恍如世外桃源，所以吸引山外游客络绎不绝造访。而水泉坪之于我，更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我生命中的福地。第一次造访地，是六年前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那时，我正处在人生的低谷，刚刚北漂归乡，没有工作，没有生活的航向，不仅内心灰暗，身体也极度肥胖。置身于水泉坪金光闪耀的油菜花海里，似乎受到了神的启示，我内心突然燃起了与命运抗争的强烈愿望。在水泉坪美轮美奂的油菜花海里，谁也抵挡不住诱惑，我和所有的游客一样，穿行其间，疯狂拍照，大声呼喊，心在狂喜里随花飞扬，跟着蜜蜂歌唱。我那久违的激情被唤醒了。我意识到：必须扬起生命的风帆，把自己锻造得像水泉坪的春天这样美好，才能迎来人生的春天。于是，我从减肥做起，开始了我的寻找生命春天之旅。在艰难的寻梦过程中，每当遭遇挫折和困顿，我总是拿出那张站在花海里的照片。那张照片上的我，胖得有些像“蒙娜丽莎”，与花海的大美形成强烈的对比，就像鞭子抽打我，激励我，催促我。可以这样说，是水泉坪艳丽的春天，鞭策我追寻梦想的脚步一刻不停。

我战胜了命运——成功的减肥，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并且，扬起了生命的风帆。

再次来到水泉坪，我的内心充满感动、感恩和满满的感激之情。我穿行在花海里，忍不住去轻拂花朵上的雨滴，我在想，春华秋实，等到花落结籽，它将给这里的人们带来多少收成？我仰望百年老银杏树，轻声问它，今年你会结多少果实？秋天里定会有不少山外的商人来造访吧，卖掉银杏，每家会有多少收入？我知道，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水泉坪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里的生态农业园蓬勃发展，山上茶园如画，山下水稻、小麦、油菜四季轮换，已入选第一批国家森林乡村名单，我也知道，“乡村振兴”的春而已在这里播撒，其美好的发展前景将吸引村里外出打工的大批青年回归；我走进农家小院，静观粉黛彩衣的农家小媳妇在自来水龙头下清洗鲜嫩的菠菜、春笋萝卜和蒜苗，感悟坐在靠背椅上慢慢品茶的老人脸上的笑容里所包含的幸福；我走近学校，在朗朗读书声里倾听水泉坪未来的希望之声。校园里那两棵并肩而立的旗杆一般笔直的香樟树，据说是有故事的，而且美丽的爱情有关；我弯下腰，抚摸路边的青草和野花，感受着花也笑我也欢的美妙；我在泉边蹲下来，掬一捧清凉水喝，尽情享受水泉坪神奇的泉水之甘甜；我回头望去，那红的、蓝的、黄的、粉红的，浮动在油菜花海里的五彩雨伞，就像一些干涸的灵魂，在向湿漉漉的水泉坪礼赞——

比起湿漉漉的水泉坪的春天，都市人的春天是干燥的；比起水泉坪人湿漉漉的生活，都市人的生活是干燥的；比起水泉坪青年们湿漉漉的青春，都市人的青春是干涸的。站在这片湿漉漉的大地上，我止不住地回忆起自己十二年北漂生涯里那一个个干涸的春天——早晨五点半起床，然后赶汽车、挤地铁，从远郊的昌平回龙观赶往中关村，晚上八九点再往回赶。两头看不见天光，感受不到春天的风，见不到春天的花，有的，只是焦躁和无穷无尽的奔波。

海德格尔说，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大地。我羡慕田园水泉坪、羡慕这里诗意的慢生活。我希望“乡村振兴”的春雨，能够惊醒共和国大地上所有的村庄，希望水泉坪诗意的花朵，在祖国每一个地方盛开、怒放！

# 湿漉漉的水泉坪

魏田田



# 叫醒春天

陈绪伟

一个节气到来，天公就打了雷，让那些蛰伏的生命，惊魂而醒。于是，就给春天带来生机，温暖和煦的色彩，便随着一场细雨，渲染了山河大地。

惊蛰季节到，寒冷少了刺激感，清新柔和的空气，荡漾起几分暖意。一群小鸟掠空而过，还有一群鸟在云间相呼，“唧唧啾啾”唱和，一起环绕着乡村鸣叫。路边几树桃花吐出红颜，树下枯草伸出绿嘴丫头，让人感觉春天真的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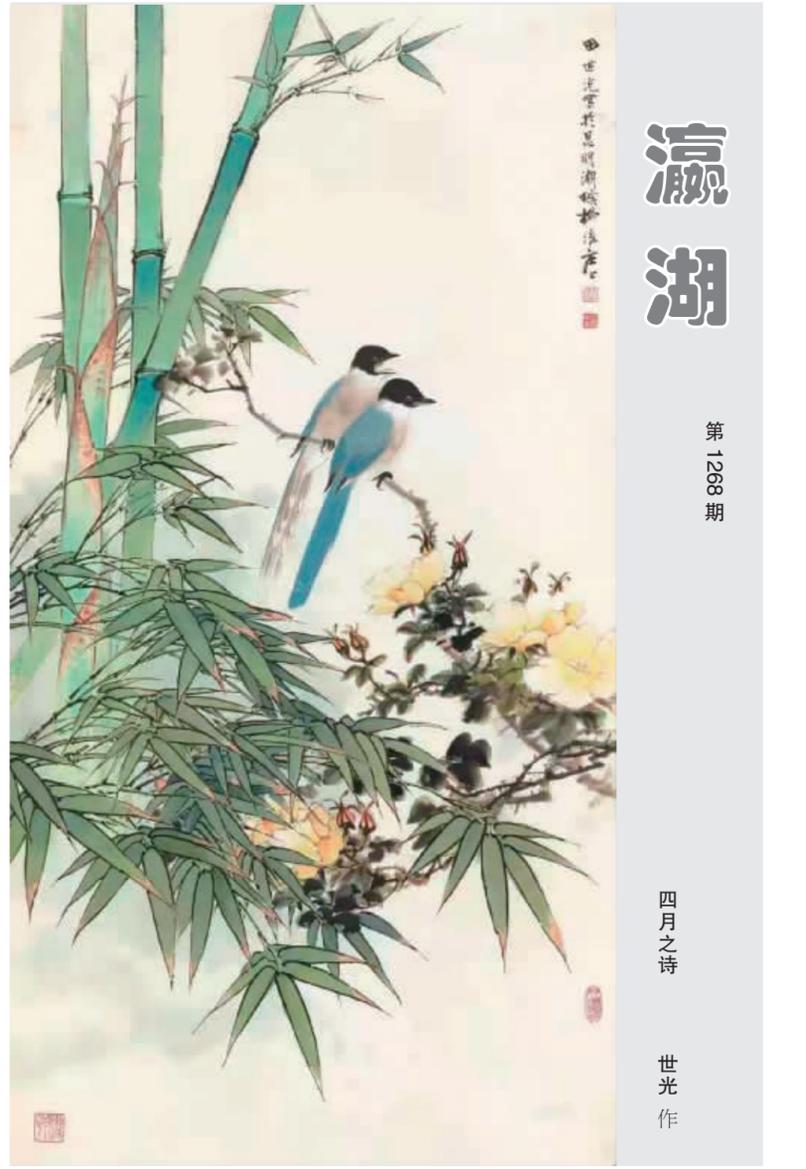
俗话说：猪牛年，吃饱饭；雨水调，粮仓满。今年顺应了农谚：“惊蛰鸣雷，谷米成堆”。雷声在惊蛰当天响起，昭示着今年庄稼获得丰收。农家似乎不再操心，过了惊蛰临春分还不响雷的事；不再担心，会因缺少雨水而影响今年收成。所以，庄稼人非常留意惊蛰这天的气象，要为一年的忙活心存准备。正如民间歌谣：一年惊蛰看希望，风调雨顺心不慌；天旱雨涝得提防，汗水换来粮满仓。

我是农村的孩子，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二十四节气很熟悉，对四季之春的惊蛰，有深刻记忆。10岁那年，惊蛰打雷下了雨，第二天晴了，中午放学后，我们几个同路伙伴，跑进向阳山坡上摘“羊奶子”吃，那年代时常都饿。我找到一大簇羊奶子树，穿草鞋的脚一踩下去，就感觉草从软乎乎的，还没想出原因，脚背就被狠狠刺了一下，顿时疼得我直喊叫。伙伴们急忙跑来看，一条绿蛇正慢悠悠地向坡上滑动。伙伴们几下就打死了它，还把蛇的血涂抹在我脚背出血的伤口上。

那天中午，我跛着脚回到家，把经过说给了母亲。母亲虽然没有责怪，却平着脸，一边去烧热水，一边教训的口气说：“早就给你说过，惊蛰以前可以漫山遍野的疯跑，惊蛰以后就不能随便乱跑了。天气暖了，下雨打雷晴了，地下的虫子，蛇就都会跑出来了”。我坐在凳子上静听，母亲端来一盆热水，一边给我洗着伤口一边又说：“还好绿蛇无毒，伤口洗洗弄点草药敷上，过几天就没事了。若是毒蛇咬了，那可不得了，有生命危险呢！”母亲嚼好草药，用干净的布包好脚，执着盆里的血接着说：“绿蛇温顺有益而无害，常在矮藤附近吃虫子，它本不咬人，而你踩疼了它才被咬的。你们不该打死它，应该放生它呢，哎——！”母亲长叹了一口气，似乎还有点泪花……自那天之后，我就记住了母亲的嘱咐，还劝说同伴惊蛰以后，不要随便去荒野的地方疯玩了。

乡村人，很重视惊蛰节气，视为春耕开始的日子。农谚说：“过了惊蛰节。春耕不能歇”、“春雷响，万物长”。今年的惊蛰时节，正是“九九”艳阳天知时节，气温回升，雨水增多。乡村里，坡地小麦开始拔节，田里油菜开始见花，庄稼人正忙于浇水、施肥。此时节，杂草也相继萌发，病虫害开始欲动，乡村人开始中耕除草、病虫害防治。茶树也萌生丫头，茶农忙于修剪、追施催芽，促其多分枝，多发叶，提高“明前茶”、“谷雨茶”的茶叶产量。

惊蛰到了，樱花粉了，桃花红了，李花白了，燕子来了，雀飞鸟鸣了，真可谓是鸟语花香了。山河大地，迎来一个繁忙、花锦的春天。



# 石泉金蚕文化礼赞

王书强

- 一 金蚕映日降石泉， 璇玑破月临长安。 璇玑破月临长安。 若照韶光留长卷， 须得良辰绘新篇。
- 二 绿野翻卷金蚕韵， 苍岭仍余鬼谷魂。 泉声蹬开千年路， 尚有幽声念仪秦。
- 三 巴山汉水育桑蚕， 池河秀色添嫣然。 纤手飞花摘绿叶， 鬓发染尘织红鸾。
- 四 霞色润水起涟漪， 风动春山摇旌旗。 但见金蚕吐锦绣， 十美石泉聚福地。

# 乡村来信

蔡淼

还是那些熟悉的事物 被炊烟赶着上路 带着浓厚的方言 准确抵达我的梦中

庄稼地里的鸟鸣和虫语 跳动着我陌生的风景

手机是一个巨大的邮戳 拉近我们的同时 也把我们推向远方 而梦是每天都在更新的信 来自遥远的乡村

# 茶里的时光

杜韦慰

一杯茶，安静的绽放 泥土的芬芳，花朵的悠香 草木的本心，树叶的灵魂 一杯茶，装满着四季 春天的清风，夏天的碧绿 秋天的金黄，冬天的雪白 一杯茶，放慢了时光 过滤了浮躁，沉淀了思想 净化了心灵，品味了成熟

一杯茶，千姿百态 洞悉这黑与白的世界 饮尽生活的苦涩香甜 体会耐人寻味的人生 用香叶嫩芽的碧绿 渲染一个明媚的春天 一杯茶，是这喧嚣尘世中 最宁静的归宿